



本版制图:何芬



春暖花开

■谢冬梅

到了春天,每个人都有看花的心思,特别是大好的晴日,更是按捺不住。

玉兰花开了,这是用不着专程去赏的花儿,城市的路边就有,一树两树,雪白粉紫,从桂树樟树的绿里钻出来,像捉迷藏的孩童,躲在门背后久了,小伙伴没找到,忍不住主动探出头来东张西望,真是既紧张又欢喜,就差点要大声呼喊“我在这里”。有的路段,玉兰树成群结队,那花朵儿,让你疑心不是花朵儿,而是阳历三月漫天雪,直待近了才恍然明白,那一朵一朵俏立枝头的,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美人面。粉紫的呢,更是不得了,是谁大着胆泼洒的颜料?三里四里,十里八里,尽是泼洒得深浅浓淡相适相宜,实在是春风百里千里亦不如她好看。近了细观,竟又是“明眸善睐,脣辅承权”。

几天前经过这条路,特意留心路旁的玉兰树,树丛里的几乎找不着她们,成群结队的倒容易看到,枯枝瘦丫,一点春意都没有。不承想,几个晴天后,她们都竞相怒放,花团锦簇,美不胜收呀!不胜收就不收了吧,任她们在这天地之间掏出生命中所有的烂漫。

开花的树中,有的结果,有的不结果,而结果的树中,有的果可食,有的果不可食。于是,那些专为开花的树,或结果不可食的树,便趁着开花的时节,一门心思地将自己打扮起来,花朵的美丽和精致,令人不得不拜倒在她们的裙袂下。红榿木和白榿木就是其中两种,她们结的蒴果不可食,于是在花朵上独具匠心,与众不同。经雕琢和粉饰后,她们的花瓣纤瘦细长如流苏,密密簇簇,深红或是雪白,都是弱不禁风得我见犹怜。

花朵遇上春天,是欢喜,也是深情,为了一季的花开,倾尽毕生的颜色。

红叶李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树种,不要以为不认识她们,多着呢。城市的街头路边,以及广场公园,她们无处不在,就是没有开花的时候,也如同鹤立鸡群,格外醒目。红叶李的叶深红发亮,在四季常绿的树丛中,她们就像一棵棵开满红花的树耀眼而出。她们开花的时候,更是难以错过,粉白的花朵,纽扣般大小,若桃若梅,铺天盖地地挤满枝头,绒绒絮絮,如梦似幻。在春天的大地上,她们仿佛一群乐鼓吹奏手,乐声响起,既有齐宣王时期合奏的壮阔,又有齐愍王时期独吹的优雅。

前年与友人在云集公园散步,在公园中心的花木丛中遇到一树红叶李,周围花木高大壮硕,唯红叶李矮小清瘦。正值春日,红叶李的花朵却是当仁不让,枝丫上滚雪球似的,花儿们开得酣畅淋漓。就像骆驼与羊,矮小有矮小的的好,无论是攀枝合影,还是与花近嗅,都能随心应手,不同于高大的花树,只可仰视,不可细玩,实在是让人爱恨交织。

与每一朵花相遇,你能看到的花,是你三生三世修来的福,亦是你那颗柔软的心里积聚的缘。

苏轼最是爱花人,月色阑珊的深夜,秉一支红烛到园中观赏海棠。海棠开时,春寒料峭,光秃秃的枝头缀满红花,极易与红梅混淆。海棠品种繁多,单位的院子里有多树贴梗海棠,春日开花时被误为红梅,秋日结果时又被误为芒果。院子里的人每天上班下班时,从一棵又一棵的花树下经过,真是好看,人面海棠相映红。春风微醺,暗香穿窗而入,由不得你不想起浪漫,不陶醉于这一季的春暖花开。

山野里更是热闹,桃花开了,李花开了,樱花山茶都开了,还有漫天遍地的菜花……春天是花草的世界。“山花照坞复烧溪,树树枝枝尽可迷”,在春天的花草里,你就甘愿沦陷吧。沦陷是春天的主题,就这一季的灿烂,足以美丽沧桑流年。

任我戴上多么高度数的眼镜,我小时候的那丘田也已找不见了!

小丘改大丘,稻田改果园,田的痕迹已只留存在了脑海,正如摄影师留存的一张旧胶片,翻洗只能凭自己的印象和记忆。

小时候的那丘田,她弯弯的,翘翘的,像一把镰刀,像一枚月牙,像一张弯弓,像一叶柳眉,所以,在队上,有人叫她镰刀田,有人叫她月牙田,有人叫她弯弓田,有人叫她弯眉田,更多的人则是叫她响亮好记的名字——弯田,直接直白,通俗形象。

我们村叫月牙村(那时叫月牙大队),也许正是以这丘田命名的吧。也怪,月牙村不仅在行政命名上就叫月牙村,全村人在口头上也没有第二种叫法,好像月牙村的名称特诗意,特能让人浮想,生出向往,期待月圆的美好。

还别说,分田单干之后,我们家就分得了这丘田,当时的我就觉得特别幸运。我坐在田埂上仔细地端详她,认真地揣摩她,全方位多角度地思考她,我渐渐认定她是一条大船的轮廓,正准备在田野启航呢,但是,她找不到海水,只找到了泥水,泥水太浅,她抛锚了。

越看越像一条抛锚的船,并没带给我能大海航行拨云见日的正能量,我的泪刷刷而下。

那一年,百分之一不到的高考录取率,最终让我因七分之差与大学擦肩而过。复读是不可能的,下面还有三个书包,也正如父亲所说,万一复读一年又没考上呢?难不成还复读第二年第三年

来到厕所门前,丁主任紧赶两步,抢在文总前头,左手掀开门帘,右手做出请的姿势,说:文总请进。

丁主任跟随文总,养成个习惯,凡事先让文总。在公司食堂吃员工餐,他与文总同桌,也要说句:文总请先吃。

平常抽烟,他总会凑到文总跟前,打着火机说:文总请先抽。

公司组织下乡抗洪抢险,在一决堤处,要下河探险试水深,他还是习惯性地说:文总请先下河。

文总一听,愣住了。好在李科长纵身跳下河,“扑通”一声解了围。文总趁机打着哈哈说:李科

找我小时候的那丘田

■罗海艳

第四年?父亲对我的七分之差没有任何信心。

痛苦的心不能不跌落到月牙田里,跌落到月牙田那培育稻种一粒粒摆的十字格里。弯腰有优势,个不高,体形不大,再说也只有十六岁,筋骨都还柔软得很,不会像大高个年纪大那般吃力,但蚂蝗和蚊子好像也专会挑细皮嫩肉的我,常常一碗谷种没摆完,腿上的蚂蝗已吸血吸得圆鼓鼓,不再贪吃的,吃饱后溜了,一些贪吃的,任你如何拍打拉扯,它们也巍然不动,仿佛已与你的血肉结成一体。我不能不尖叫,不能不大喊父亲,可又有什么用呢?父亲是根本不会理睬你的,你再尖叫失态,他还会狠狠地给你两巴掌,凶神恶煞地一顿训,你是男人嘛,有点出息好不好!然后,他挥起手,照准蚂蝗一巴掌,是很响很响的一巴掌,甚至整个田坵都能听得见响声,像晴天打了声闷雷,蚂蝗显然很怕这样的巴掌,乖乖滚落了。殷红的血从蚂蝗留下的血口渗出来,再顺着腿杆,一直红到泥水里。母亲往往这时会心疼些,用爱怜的目光看我几眼,说,要不还是去复读吧,或者你自己在家里自学,明年再考?父亲是队长,把家长威风换成了队长威风,教训道,农村是广阔的天地,大有作为,难道你不信吗?不一定只有读书才有出息,难道你不知道?娘叹息,拗不过父亲呢。我更叹息,更知道拗不过父亲。

最痛苦的还是挖田和踩打谷机。

分田单干之后,生产队仅有的一头水牛两头黄牛被三家分到,我家只分到了一间牛栏。这样,犁田耙田的活,去叫这三户人家,就只能以换工的方式,换来换去嫌麻烦,没耕牛的人家便干脆用锄头挖。锄头四斤左右,在大人手中倒不是很重的,当时看他们挥舞锄头挖田,还真有种:“天连五岭银锄落,地动三河铁臂摇。”但到了我的手中,锄头便比孙悟空的金箍棒还沉了,往往挖轻了,父亲瞧见,又是一阵臭骂,令你补上一锄,但挖重了呢,田泥又会死死地把锄头咬住,任你如何使劲

主任的习惯(闪小说)

■唐胜一

长,你可是抢了我的风头啊。

丁主任这习惯有时歪打正着,还让文总有收获呢。那次街头斗殴,围观者甚多,却无人拉架。正好路过的丁主任立马对人群说:让开!让开!让我们文总过去。

他推着文总往前走,来到斗殴者跟前。没料到,斗红了眼的双方见来了陌生人,也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挥拳砸打着文总。文总和丁主任招架不住。这时,围观者纷纷上来制止事端:你们这打架的小伙子要不得,怎么能打拉架人呢?

有人叫来警察,带走了肇事者。文总因此获得了“见义勇为模

范,也拔不出来一寸,它就吃定了一个高考落榜生的书生气。

踩打谷机也就更痛苦了,膝关节的无数次用力和弯曲,以及稻穗扬起的灰尘猛往你的脖子里灌,猛往你的口腔里灌,跟你身上的汗水泥水揉合,不让你断一根骨,也让你掉一层皮。

如此一天下来,再看镜子里的我,已不是十六岁,而是六十岁!

路在何方?当我捧读路遥的《人生》,拿高加林比对,再读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已只有一种感叹:人是如何炼成钢铁的?

好在,两年后,部队招兵,民兵营长找到我说,听说你读书还不错,也很不想在农村呆,去当兵吧,以后不回农村来,就看你的造化了。

我千恩万谢,这至少是一丝丝的希望啊!于是,穿上绿军装的那天,我暗自下定了决心:就是死,也死在月牙村以外的某个地方了。

当然,我没有死,三十七年后,又以城市居民的身份回来了,还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兴致——找我小时候的那丘田。

找不见了,我似乎很遗憾,但更多的是庆幸,因为我不用戴高度数的眼镜,也清楚地看到了:塑料大棚下的葡萄架,一串串翠绿的葡萄正在农业工人们的细心作业下,装进一个个护套里,葡萄架下,铺排得井然有序的防旱滴水管线,只要抽水机房的总阀门一扭开,渴望喝水的葡萄们便会立马得到灌溉。红薯园,西瓜园,桑葚园,黄桃园,一丘丘水平如镜,一台台拖拉机、收割机、耕种机和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机械,怡然自得地呆和田园之上,随时听候它们的主人调配。

不需要挖田了,不需要粒粒摆了,不需要踩打谷机了,不需要忍受蚂蝗在腿上吸血了,更不需要人海战术的“双抢”了。

其实还有很多的不需要:不需要挑水喝了,有自来水了;不需要上山砍柴了,有天然气了;不需要到鱼塘里水渠里洗澡,家家户户有浴室浴缸浴霸了,等等等等……

既如此,找我小时候的那丘田还有必要吗?

远处,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标语已给了我明白的回答。

范”称号。

前不久,他们在街头发现一处围得满满的人群,为探究竟,丁主任还是习惯性地嚷嚷:让开!让开!让我们文总过去。

他们走到里头一看,原来正在进行着劲暴火辣的艳舞表演,时尚女郎敞胸露背,衣着性感,搔首弄姿,怪撩人的。

丁主任掏出手机拍图片,回家后,正琢磨如何配图文字说明曝光这一事件时,却刷到别人已经发出视频抖音,标注着“文总街头观艳舞”的字样。

有图有真相,文总怕是有口难辩了……